

科教

周刊

责任编辑:于忠宁
新闻热线:(010)84151045
E-mail:yzn316@163.com

2018 教育关键词

学前教育 普惠



学前教育领域的2018年,是行业趋向政策严格的一年。多项政策的出台都旨在“回归教育本质”。

今年11月15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学前教育深化改革规范发展的若干意见》。政策更多地照顾到民生。“到2020年,全国学前三年毛入园率达到85%,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公办园和普惠性民办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80%。”这意味着幼教事业将成为一项普惠性公共服务。

中小学 减负

2018年2月,教育部等四部门联合发文,开展校外机构专项治理行动,减负从学校内走到了学校外,走向了社会,攻坚战正式打响。



在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同时,教育部着手清理规范各种各类竞赛活动。另外,教育部还发文,要求各地各学校开展课后服务,提升学校教育教学质量。

减负是一场涉及学校、家庭、社会等方方面面的大事难事,人们期待这场攻坚战能取得好成绩。

新高考 继续前行

今年是新高考改革的第四年。



原定于今年秋季新高一入学实施新高考的第三批18个试点省份中,江苏、河北、重庆、辽宁、福建、湖南、湖北、广东8个省市按原计划启动了改革。



新高考取得了一定成绩,也遇到一些困难和质疑之声。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回应称,新高考改革还在进程当中。

高等教育 严进严出



9月,教育部发布《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要求全面整顿教育教学秩序,严格本科教育教学过程管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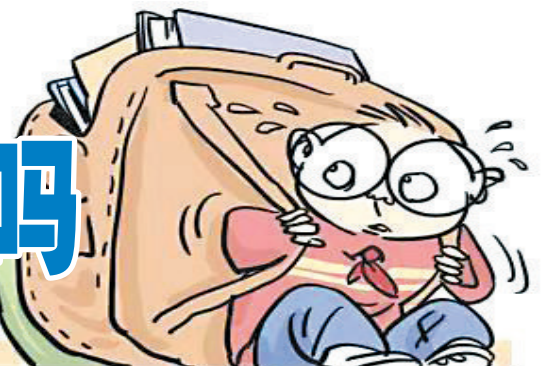
10月,教育部印发“新时代高教40条”,进一步明确如何建立高水平本科教育。

在国家高度重视本科教育质量的大背景下,“严进严出”正在成为共识。

肖健好 制图 于忠宁 整理

年终特稿

教育这件事,再不疯狂就晚了吗



本报记者 于忠宁

8点之前做完学校老师布置的作业,其后头头戏是做培训机构的语文、数学、英语试卷各一套。劳碌一天的母亲一边哄着两岁的妹妹,一边抽空给她讲解。11点入睡。这是在北京海淀区一重点小学六年级就读的刘甜甜放学回家的日常生活。

晚自习上到9点钟,父亲接回家后在家长的监督下做一个小时作业。因为曾经躲在卧室偷偷玩游戏,母亲勒令必须在客厅学习。这是浙江苍南县城一所民办初中初二学生李维最为平常的一天。

这一年,不论是县城的李维,还是大城市的刘甜甜,他们和他们的家庭奋斗目标更加坚定,一个要考县一中,一个准备冲击目标中学的实验班。他们的学习轨迹依旧,在学校拼成绩,出了校门进补习班。不过,也有一些改变,报的课外班有的换了名字新瓶装旧酒,有的年前被突击检查暂时停课,华赛杯等几个竞赛暂时停办也让刘甜甜一家遗憾不已。

2018年,减负被提上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硬币的另一面是全社会蔓延的教育焦虑没有因此纾解。人们在问:孩子,真的敢放缓奔跑的脚步吗?

“五岁孩子的简历”与“疯狂的黄庄”是扼苗助长还是再不奔跑就晚了

2018年,两件看似不起眼的教育小事出人意料地引发全民大讨论。

前一阵,上海一名5岁小朋友的简历走红:1500字的识字量,年英文阅读量超过500本,钢琴、街舞、足球、围棋、游泳样样皆会,浮力、重力、密度、磁力等概念也不陌生,足迹遍布国内外诸多城市。

5岁小朋友的“华丽”履历,何以引发如此多关注?时代的书页翻转,如今的孩子在教育上起步更早、压力更大,但当一个5岁小朋友用这样的简历,展示他的成长经历,难免让人心理上受到冲击。

尽管5岁孩子的简历写的是“别人家的孩子”,不过,大部分孩子也都没有“儿童急走追黄蝶”“忙趁东风放纸鸢”的无忧无虑。不少家长的共识是,给孩子教育加码,等到上小学入学就晚了。

今年,教育部发布《关于开展幼儿园“小学化”专项治理工作的通知》,明令禁止幼教小学化。专项治理在幼儿园取得了效果,然而,却火了幼小衔接班。不少幼儿园老师感叹,大班学生走了一半。

“一点不学的话,上小学一开始就跟不上,容易打击孩子自信心,丧失学习兴趣。别人家孩子都在拼,你敢淡定吗?”有家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不过,学前阶段的“拼”,还属于玩中学、寓教于乐阶段。到了中小学阶段,孩子奔赴的则是看不见硝烟的战场。

“方圆几公里之内,汇聚了人大附、北大附、清华附、八一学校、101中学、中关村一二三小等各路名校,以及数不清的校外培训机构。”近日,一篇名为《疯狂的黄庄》的文章在网上火了,文章以海淀黄庄这个“学霸中心”为窗口,揭开了校外培训虚火旺盛一角,家长们不惜一切代价要送孩子去辅导班补课,接受超前教育,参加各种学科竞赛。

黄庄,就像是一架飞速运转的教育流水线上的列车,满载着莘莘学子和家长呼啸而去,有时候快得让人喘不过气,这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中国式教育的一个缩影。疯狂的黄庄背后,是家长们无处安放的焦虑。

疯狂的又岂止是黄庄?优质教育资源有限且分配不均,在巨大的升学压力下,每个人都充满了焦虑。“穷什么也不能穷教育”,在教育这件事上,又开始“拼”了。

“不是扼苗助长,而是再不奔跑就晚了。”有家长如是说。

张世光

老大按书养,老二按猪养。

此言不虚。

有多少生了二胎的家长都有这样的经历,在养育老大的时候订阅了一个又一个微信账号,翻阅了一本又一本育儿真经,聆听了一位又一位专家讲座,但迎来的很可能是一波又一波的无能为力。

现实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告诉我们,你在网上看到的、朋友圈里刷到的各种牛娃的简历、错题的整理、比赛的经历和升学的逆转,永远是属于别人家的孩子和别人家的宝妈。面对自己孩子时,你永远是在感慨和咆哮:为什么就记不住,为什么就算不准,为什么就想不到,为什么就说不出?

老大成了我们永远搞不懂的十万个为什么。



漫画作者赵春青

编者按

这是一个举国重教的时代,更是一个全民教育焦虑的时代。2018年,为了切实给孩子减负,在教育领域国家出台了一系列重磅文件,这一年注定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

不过,教育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让我们烦恼的教育痛点依然存在。如何还教育以本原,让孩子健康成长?既需要从国家到地方拿出更大的勇气,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发挥改革合力,也需要社会为提供更好、更公平的教育作出更多努力,更需要家长摆正对教育的态度,别让过度教育伤害孩子持续奔跑的能力。

前脚出校门,后脚进补习班 为何学校越松家长越疯

今年上半年,北京市教委向全市中小学生家长下发了一份《告家长书》,开展对每一名学童报班参加学科类校外培训情况的普查。这份普查并没有收到家长的积极反馈。一位家长在朋友圈无奈地留言:“每个班都是我‘自愿’报的,现在让我‘揭发’培训班,这件事太拧巴了。”

对中国的很多学生来说,“前脚出校门,后脚就进补习班”已成为一种日常。

2018年,教育部多次下发文件要求切实给中小童减负,与此同时,八部门联合印发《综合防控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为了打好“眼睛保卫战”,拯救近1亿“小眼镜”,明确要求“减轻学生学业负担”。各地教育部门减负新规也频频出台:如江苏省发布最严“减负令”,规定小学一二年级不得布置书面作业;浙江省“减负令”除延迟到校时间外,部分地区还试行“中学生做功课后晚上10点可以选择不做”“小学生晚上9点可以不做”……

然而,这些新政赢得的并不全是叫好声,一些人质疑治标不治本,进而反思减负本身的合理性:尽管减轻学生负担的想法是好的,但在优质教育资源有限,高考指挥棒不变的情况下,校内减负会导致校外增负。这也让一些家长抱怨“现在的老师太好当了”“现在的学校教育真是太轻松了”,也让家长越来越“疯”:不菲的家庭支出交给了培训班;工作日晚上陪写、批改作业心力交瘁,周末辅导班连轴转无暇休息……人人盼减负,人人又怕减负。

在减负的大背景之下,学校减负放弃的教育教学内容,已经由校外培训机构接管。唯恐孩子掉队的家长们陷入看不见硝烟的战场,让资本在教育领域尝到甜头。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全国两会期间在记者会上进一步明确了“减负”概念:什么叫负担?指的是违背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超出教学大纲,额外增加的这一部分。在这个以内的,叫做课业、学业,叫做必须付出的努力。

教育专家认为,尽管社会上已经出现了“请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的呼声,但本质上,减负的方向是正确的,回归教育本质的战略是正确的。关键在于减负不能减责任、减质量、减求知欲,减负的同时还要尽快提质、均衡,才有可能让学生在应付考试之余有更多时间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更全面的“人”。

教培行业迎来整改风暴 家长追捧热情难减

有媒体采访一位教育创业者,他踌躇满志地说:“中产家庭百分之三四十的年收入都要用于子女教育,这笔钱肯定是要花掉的,问题是谁能挣到它。”

教育是刚需。教育行业也被贴上“万亿市场”“黄金赛道”“逆周期”这样的标签。然而,从2018年下半年伊始,教育上市公司股价开始集体暴跌。一场真正的风暴开始了。对于这一年的教育行业来说,各类监管政策的发布和落地,是决定整个行业迎新拐点的关键。特别是在6月8日,年初整顿教培政策进入落实检查阶段,整个行业迎来一次真正的震荡和洗牌。

2018年2月以来,教育部会同有关部门先后印

发了《关于切实减轻中小童课外负担开展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的通知》《关于健全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整改若干工作机制的通知》等,推动开展为期1年半的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行动。8月份,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规范校外培训机构发展的意见》。9月,教育部发布《关于面向中小童的全国性竞赛管理办法(试行)》,竞赛及竞赛产生的结果不作为中小童招生的依据。

教育部将这场治理形容为“一场‘攻坚战’”,又作为一部“连续剧”。整改的成果是截止到12月12日,全国校外培训机构整改完成率达到90%。进入12月份,北京的海淀黄庄迎来了黑夜,原本灯火通明的K12教育集中地银网中心有些冷清,很多机构干脆一锁锁关门。自从《疯狂的黄庄》刷屏后,补习班又一次遭到清查。教育部开发的全国中小童校外培训机构管理服务平台也将上线,要实现联网查询。

在12月13日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教委副巡视员冯洪荣讲到,到今年年底,建立台账的问题必须全面整改,但“几十年形成的复杂问题一下子一个都没有了,这个在客观上不现实”。

在整治风暴下,培训机构除了暂时关门这一对策,还有一些用了取巧的方式——改课程名,语文班改为国学鉴赏课,数学课改为思维训练班等,“改了名就不算超纲”,事实上教学内容并没改变。

全国40万所培训机构中,最能度过这场整治风暴的,是有资本有资源的大机构。“未来就是大机构垄断,它们实力强、资质全。”有教育界人士接受采访时讲道。

很明显,大机构们见惯风雨,而专项治理也没有浇灭家长们的热情。据报道,在很多城市虽然很多培训班暂停了,但有媒体采访发现,中小学各类课外补习班、提高班依然存在,只不过形式更加隐蔽,更加难以监管。

“对辅导班是又爱又恨。”有家长对记者讲道。

减负令如何不空转 教育焦虑何以纾解

推迟上学时间,不留家庭作业,实施弹性放学,加



资料图片

对于二胎来说,无论是玩还是学习,其实都是差不多的,都是他愿意尝试并从中得到快乐满足的。所以,自觉自律的规矩就这样在二胎的心中构建起来。

说得再明确一些,就是家长们在专注老大的学习过程中,无意间为老二构造了一个宽松、自主、有吸引力的环境。而这个环境与朋友圈里别人家长的“晾晒”无关,与社会大环境中为了商业利益而贩卖的成功学无关,也与家长跟着别人的脚步单纯模仿、套用公式无关。有关的只是在家庭的小环境中,构建的一个朴素、真实、积极、宽松的,符合自己孩子需要的家庭氛围。

蒙台梭利说过,孩子们有一颗有吸收力的心灵,我们要相信,孩子是一颗有活力的种子,家长要做的不是抱着它等待“早熟”,而是要厚植土壤、调控温度湿度,用最笨的方法让他自由吮吸营养,慢慢成长。

至于其他的,我们真的只能是压抑“焦虑”的心态,等等就好——是的,我们每一个家长都尝试过,这一点很难忍住。听听那些因为辅导作业而从小区里传出来的咆哮,看看那些因为跟孩子生气而至心梗的爸爸妈妈,都是忍无可忍的典型代表。

只是,忍不住我们又该如何?孩子是我们自己的,咆哮愤怒只会把他越推越远。全世界都可以把他推开,但是,作为父母的我们有这个权利吗?再说了,说到底,他也只是个孩子。孩子不懂事,犯错误甚至反复犯错误,不是理所应当的吗?

老二的“成功”让我们应该明白,我们这些焦虑的家长都不是坏家长,因为我们爱孩子,只是我们需要更好的方法而已。

想明白这些,我想你也就淡定了。或许这是为什么二胎家长能够如此淡定,因为在经历了老大的“折磨”“验算”之后,他们日渐明白,我们有足够的能力来把孩子教育好,只是有时候,孩子其实就那样——就是他应有的模样。

慢慢的一切都会变好。